

米缸捂青桔

虞燕

那棵桔子树究竟是什么时候在的，竟没人回答得出来。我自小就注意到了它，院子里最高大的家伙，树干粗壮斑驳，透着点儿沧桑，高高在上的叶子却柔嫩，一忽儿浅绿，一忽儿深绿，儿时对季节更迭的感知总是那么迟钝。

长大后见过好些桔子树，低矮，枝丫却霸道，张牙舞爪地伸向四方，结的果个头小，果皮纹理细腻，像娇滴滴的城里姑娘。而记忆里，外婆家的桔树要高得多，仰起脸，阳光从树叶间漏进来，风一吹，多个光点似粘在了弹簧上，活泼泼地跳跃。开了白花，并不醒目，倚在繁密的绿叶间，若隐若现，孤寂与热闹各自安好。结出的桔子沉而硬，压弯了枝梢，企盼着大一点的果儿能自动掉落，就像那个遥远的打中牛顿的苹果，然，终未能如愿。

有一次来台风，外婆把我关在屋里，吓唬我强台风会把小人刮走。夜里，屋外如猛兽呼啸，震得屋子发抖。院子是失去庇佑的场地，被肆意入侵，噼噼啪啪声不绝，听得人心发紧。翌日，吱呀拉开木门，顾不得一院狼藉，直心疼散落在地的青桔，均半大不小。拾进竹篮，捂在米缸里。外婆说，捂一捂，多少能催熟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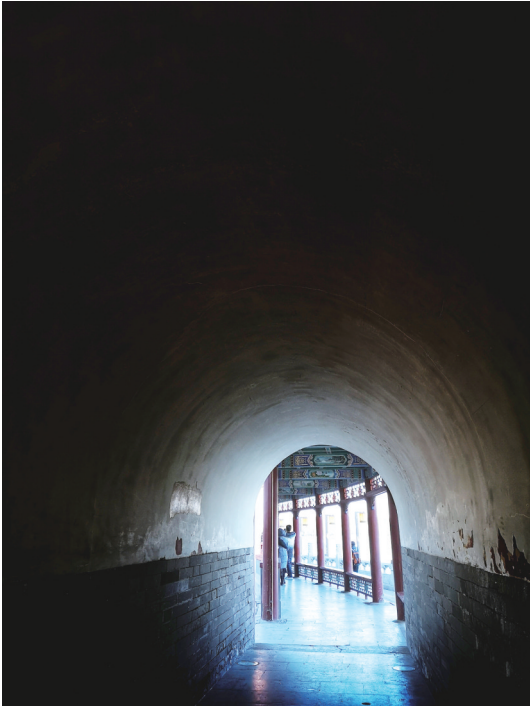
记不得那批捂在米缸里的桔子后来怎样了，不过，从此知道，大米除了吃，还能捂桔子。

至今没搞清那棵桔属什么品种，反正跟我如今吃到的桔子都不一样，仿佛等不到它们变橙色，永远是圆嘟嘟的深绿，深到近乎墨色。任其生长，大的竟如饭碗，敦实，有分量。桔皮纹理粗且厚硬，幼时无论如何用手剥不开，须借助小水果刀。轻轻割一下，桔皮冒了汗，油油的，一股清香随之溢出，闻着舒服，简直神清气爽。皮是真的厚，墨绿表层携着厚哒哒的白瓤，桔瓣被包得严严实实。一度怀疑那是柚子，某种杂牌小柚子，外婆摇头，当然是桔子，桔子！

桔子酸，能酸出眼泪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捂在米缸里，桔皮捂得略黄，酸味便会减轻，才有机会发酵出甜郁来。米缸置于外婆的卧室，圆墩墩的瓦缸，脚小口大，揭开圆形木板盖子，将青桔一个个埋进大米里，自以为埋得越深越好，米粒流水般从手掌和手腕滑过，酥酥痒痒，犹如在海边玩沙。

自从青桔捂进米缸，心里便惦记上了，一天去摸好几回，摸出来一个，又摸出来一个，最后再一一塞回去，实在好玩。外婆说再摸大米都被你摸臭了，摸那么勤，桔子铁定熟不了。于是规定两三天看一次。

外公在龙头岙当值，几天回来一趟，挑的箩筐里常有柿子和梨子，山中所摘，屋子里恍然沾染了山野的灵秀之气。梨子脆甜，一口气两个落肚，小阿姨悄悄伸手过来，被外婆啪地打掉，你是阿姨了，还跟外婆抢食？阿姨快快转身，写作业去了。剩余的柿与梨也捂在米缸里，和桔子



洞 悉 汪丽娟 摄

同处一缸摩肩接踵，据说这样能使青桔熟得更快。

有天清晨，小阿姨吃完早饭后急急上学去，我盯了她书包几秒，觉得那儿有古怪，像挨揍了似的鼓起几个包，心里一惊，遂立马扑到米缸里，把果子一个个摸出来放在盖子上数，果然，梨少了桔子也少了，不甘心，又仔细摸了一遍，差点把自个儿埋进了米里。哭，哭得呼天抢地，念叨着，好不容易快捂熟了，却被阿姨偷走了。外婆后来提起这事就笑，说真怕我把米缸淹了，只好赶紧做了糖包哄我。傍晚，小阿姨蹦蹦跳跳一进门，外婆一竹棍扫过去，她哭哭啼啼去了里间。我却也难了起来，平日里，小阿姨对我可好了，一写完作业就爱背我抱我，和我玩游戏，但她挨打了，因我而起。我在门口扭捏着，不好意思进去，低头数手指上的斗和簸箕，数了一遍又一遍，眼都数花了。阿姨发现我了，从书包里拿出一颗泡泡糖递过来，说是路过供销社买的。随之把我抱到她的小床上，有些吃力，她说我变重了，长大了。她的眼睛还红着。

多年后，母亲时常提起，因为我，小阿姨没少挨外婆的打，那会，她也只是个孩子呀，比我大不了几岁。

爱晕船，坐轮船晕，坐渡轮也要晕。临出发，外婆总会从米缸里摸出两个青桔，让我随身带着。桔子恰如爱美的姑娘，薄薄敷了层粉，一摸，滑滑的，手指沾有米香。一上船，用指甲掐下一块桔皮，放在鼻下嗅，那股特有的清香沁入心脾，消减了闷晕。多掐下几块，交替着闻，还可以将桔皮向内折成双层，对准鼻孔挤捏，喷射出无数股细小的油雾，吸一吸，提神醒脑。略感恶心头，即刻剥几瓣酸桔嚼，哪怕酸得闭眼歪嘴也要咽下去。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真感觉好多了。

跟几个小伙伴嚷嚷，咱外婆家的桔子是晕船药，桔皮和桔肉都是宝呢！她们说我骗人，笑嘻嘻跑开了。

直到现在，我坐车坐船仍有带桔子的习惯，还特意挑青色的桔子，那股特有的幽香让人内心安宁。

雨打芭蕉

张思邈

童年的记忆满是碎片式的快乐，那些彩色的夏天，我总是和玩伴在院子里的芭蕉树下玩棋，再不时吃几口西瓜，连空气都是甜滋滋的。头顶绿意盎然的芭蕉叶为我带来了一整个童年的清凉和欢乐。奇怪，好像夏天会自然为万物加一层显色滤镜，金得璀璨，绿得发翠，红得鲜亮……

此时的芭蕉树还算不上高大，但我遮挡烈日足矣。鲜绿的叶子自然地舒展开，如扇般宽厚，生机灵动。我对它也算不上喜爱，只是借一借它的阴凉，记住了它的翠色。具体玩了多久我已模糊不清，但是最后胜利的喜悦仍旧记忆如新。

这份快乐伴随着我悠闲地去荷花池畔散步。那是三年前栽种的荷花，今年才刚刚开花，淡粉宜人，像一群小姑娘在水面上嬉戏。还有新建的木栈道，踩在上面会发出“吱呀吱扭”的响声。一时间，草香、木香、荷花香随风拂面，这里就是我新的秘密基地。

我采下离我最近、最绿、最完整的荷叶，看水珠在伞盖的叶面上滚动，像天然的透明的宝石，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色的光辉。看一颗水珠滚动的一生好像看不腻似的，玩耍很久，才惊觉已是日暮。我才终于将其放生池中，让它和族人团聚。彩霞徜徉天边，层层渲染，水面浮光跃金，夕阳给淡粉的荷花晕染了橘色的腮红，显得更加娇嫩欲滴，别有韵味。整个世界好像一下子变得更加安静而华美。

忽然，一阵微风拂来，于一片夕光之中，掠过荷花盛开的水面，激起绚丽的涟漪，泛起点点金光。风雨欲来，却满载希望，多么幸运可以同时看到夕阳和落雨。

我自然不想即刻归家，还想在池边漫步，享受这惬意的湖面清风。少许，天空风云突变，黑云压阵，雷声轰鸣，我才小跑着向家归去。这暴雨来得急，我却不急。一路上蹦蹦跳跳，先是豆大的雨珠打在我的头发上，一颗一颗，接着愈来愈多，愈来愈密，愈来愈急，我也不怕，踩着跳动的雨珠，和它们玩耍。

一路嬉笑至院中，望向依旧挺拔翠绿的芭蕉树，静静地矗立着，轻轻摇晃，风雨不改其色。它宽厚的叶子在雨天显得非常有安全感，我忍不住冲过去，待在它的庇护下。和我做伴的还有奶奶亲手栽种的无尽夏绣球花，蓝得浓郁而纯粹，被风吹拂不停摇摆，像绣球在雨中和风共舞。我伸出手试探着接住从叶端滴落的雨水，沁凉的，闪烁着银光。一时间，好像世间的一切尽是最好的，这一幕像一张永远的彩色照片，印刻在我的心中，陪伴我的一生，美好可抵漫长岁月。

再一次观察那颗芭蕉，已是几年以后，好像什么都没改变，也好像什么都变了。它变得更加高大，颜色愈发浓郁，从稚嫩走向了成熟。我长高了，它也在长，又变得足以为我遮阳避雨，我对它也有了别样的情感，好像互相见证了對方的成长。人真的很奇怪，越大反而越会丧失感知快乐的能力。小时候，我多么期待它能长出芭蕉，却未能如愿。现在，我不经意间就能发现，它长了一圈小芭蕉，我替它感到欣喜，但并没有和我曾经设想的那样，兴高采烈地，天天守着它，等稍微一变黄，就采摘下来尝一尝，还要拍照纪念……现在我只是淡淡地看着，淡淡地喜悦着，用眼睛记录下了一切。

阴云连绵了几日，秋雨终于落下。拂风微凉，离别之际，我站在树下仰望，最后还是摘下了一颗芭蕉。黄绿渐变，小小的，饱满的，可爱的，打开一尝，油滑酸涩，我竟也忍住了，吃了两三口，就当做一个完整的告别罢。芭蕉树边的无尽夏仍旧开着，那么热烈，那么完满，那么绚烂，瞧着竟比之前还多几丛，顽强的生命带给我的是惊喜和希望。

此时，云销雨霁，远方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，映衬在芭蕉的上方，宛如一幅浅淡的水彩画，朦胧梦幻。

再次相逢，又是一年春夏之交，芭蕉树已经因为修建庭院而移植。它静静地矗立在墙角，好像更加高大了，但是叶子边缘却有些焦黄。淅淅沥沥的小雨轻轻地打在它的身上，好像也不忍惊扰到它。我远远地撑着伞注视着，边上花盆里的无尽夏还未盛开，我想再一见雨后的彩虹呈现在芭蕉的上方。

